

有没有男女主双强但不是无脑爽文的那种小说或影视剧？

我以为我装瞎的水平已经不错了，可我的夫君装老实的水平不知道比我高到哪里去了……

我是个瞎子，嫁了个废柴。

废柴说的就是我的新婚夫君，杨梵。

按理说他不应该这么废。

他出身名门世家，嫡长子。

他父亲是权倾朝野的大司马。

他姑母是皇太后。

他妹妹是皇后。

去年他父亲死了，他承袭了大司马的官位，年纪轻轻，一出道就位极人臣。

这样一手好牌，却被他打得稀巴烂。

先是父亲留给他的党羽被人清洗了，接着权力被人架空了，再接着他就赋闲在家，不上班，领空饷了。

本来，杨家和北王有婚约，老北王的女儿要嫁给杨家长子。

结果，今年老北王死了，他儿子小北王看不上杨梵，不舍得把自己的亲妹子嫁给一个废柴，于是才有了我的戏份。

我叫楼空音，教坊给起的艺名，真名不详，身世不详，连出生年月都不详。

我很小的时候就被卖到教坊，十五岁进了北王府。

我眼睛看不见，琴弹得好，小北王刘皓很喜欢我，我也很喜欢他。

三个月前，刘皓收我做义妹，让我以郡主的身分嫁给杨梵。

说句公道话，这太欺负杨梵了。

金枝玉叶的媳妇儿，变成了出身低微的婢女，还是个瞎子，换谁谁都不能忍。

但杨梵忍了，很丝滑地忍了。

他痛痛快快地下聘礼，高高兴兴地迎娶我，面子里子都做足了。

他母亲本来不乐意，他也把她说服了，说人家北王愿意把郡主嫁过来，是杨家莫大的荣幸，可别再挑肥拣瘦了。

唉，真是个老实人。

他吃亏就吃在老实这上头。为人太温厚，性情太温柔，做事太温吞。

在狼虎环伺的朝廷里，他就是被生吞活剥的那种。

我不想嫁给这种人，指不定哪天他被人干掉了，我就得守寡。

新婚之夜，我苦着脸，像奔丧。

杨梵把我揽进怀里，温油地说：「为夫虽然没什么本事，但会一生一世对你好。」

我想，行吧，过一天算一天吧。

日子过下去，我才渐渐发现杨梵的好。

他不喝酒，不嫖妓，早睡早起，饮食健康，生活简朴。

虽然闲在家里，文武皆不荒废，每天早上一个时辰在书房，下午一个时辰练武功，其他时间都黏着我，晚上还要抱着我睡，说我可能怕黑。

我说，我一个瞎子，为吗要怕黑？

他说，你就怕一下嘛，激发一下为夫的保护欲。

他通音律，长夜漫漫，时常我弹琴，他品鉴。

琴瑟和鸣，很像真爱夫妻了。

婚后不久，我有了身孕。杨梵很欢喜，在书房苦思冥想一整天要给孩子取啥名。

但没过多久，我莫名其妙小产了。

杨梵搂着我，还是温柔的语气：「没事没事，孩子以后还会有有的。」

见我蔫蔫的，他又说：「小刘，咱们出去散散心吧。」

对了，他喜欢叫我小刘。我做了北王义妹之后被赐姓刘，杨梵觉得国姓很上档次，就叫我小刘了。

杨氏百年大族，我觉得姓杨也很上档次，就叫他小杨。

我说：「小杨，你想去哪呢？」

他神秘秘带我上马车，车行驶了很久，到了一个非常安静的地方。

杨梵扶我下车，脚下路磕磕绊绊，不好走，他紧紧拉着我，我突然想到一句很俗的诗，「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」。

「小刘，现在咱们面前，是一片山茶花海，红红的，可好看了！」他兴奋地说。

我深吸一口气，仿佛闻到了花香。我在脑中想象着这个场景，艳阳天下，花海荡漾，不似人间。

「小杨，谢谢你，虽然我看不见山茶花，但我心情爽多了。」

「小刘，别客气。」

夜里忽然打起了雷。我被雷声惊醒，猛地坐起来。

杨梵睡得很死，呼呼打鼾，白天带着我跑了一天，给他搞累了。

他沉睡的样子很好看。他本身长得就好看，清清秀秀，温润儒雅，一颦一笑都透着贵族的修养。

等等，我一个瞎子，怎么会知道这些呢？

因为我是装瞎。

其实我看得见，视力可以百步穿杨的那种。

装瞎，只是为了营业。

在美女如云的教坊里，想脱颖而出，就得有人设。我的人设就是盲琴女。

长得好看，眼睛却看不见，又弹得一手好琴，特别符合官老爷们的口味。

当年小北王刘皓就一下子被我这个特点吸引，为我赎了身。

我也不好向他承认自己是装瞎，只能继续装下去。

慢慢地，我发现装瞎挺好。

大家对瞎子没有戒心，干啥事也不避开我，所以我能看见很多有意思的事。

比如，我看见过老北王把手伸进先皇太妃的裙子里。

我看见过老北王妃掐年轻侍卫的屁股。

我还看见过小北王把自己的弟弟推进井里……

看见的事情越来越多，我就更没法不装瞎了。

嫁给杨梵后，我也不能暴露，万一让北王府知道了我不瞎，他们很乐意让我英年早逝，没准还连累杨梵。

就是可怜了杨梵，得在一个装瞎的媳妇儿面前做人。

今天他带我去看那所谓的山茶花海，就一片草木凋零的荒山，半朵花都没有。

毕竟深秋了，哪儿来的花，也难为他了。

不过，这是他对我撒的唯一一个谎。目前据我观察，杨梵人前人后都一样，没因为我眼瞎就不避讳我，做些奇奇怪怪的事。

老实人，真乃老实人。

我替他盖好被子，躺下继续睡了。

这两天，有人给杨梵送了一块奇石，名叫猫眼精石，夜晚会发光。

这事儿不知怎么传到皇上耳朵里了。皇上喜欢奇珍异石，于是这天傍晚，微服跑到我们家里来，说要亲眼看看那块会发光的石头。

杨梵带着我诚惶诚恐地接待了皇上。

这会儿天还没黑，杨梵在净闻阁里摆上酒菜，陪皇上吃聊，等天黑了再把石头拿出来观赏。

他们吃着聊着，我在一旁给他们弹琴解闷儿。屋里就我们三个人。

聊着聊着，皇上聊到了一些敏感的话题。

我听皇上那意思，好像是希望杨梵主动请辞，把大司马的位子让出来。他还准备废后，也希望杨梵顾念大局，到时候不要站出来反对。

妈的，我心想，瞅着我家夫君好欺负是吧？

杨梵一直保持着温顺的笑容，给皇上倒茶夹菜，转头看了一眼窗外，天黑了。

他起身，吹熄了蜡烛，掀开罩在猫眼精石上的黑布。

幽幽蓝光四散开来，这氛围，配上我清冷的琴声，像闹鬼一样。

皇上好奇地凑上前去，伸长脖子打量那石头，口中啧啧称奇。

杨梵站在他身后，微笑着，从袖口掏出一方锦帕，擦了擦手。

突然，就那么一瞬间，他左手扳住皇上的脑袋，右手的利刃在他脖子上快速一抹……

鲜血喷薄而出，溅在石头上。

我特么的惊呆了。

手指颤了一下，弹错一个音，但很快调整过来，继续行云流水地弹下去。

皇上一声不吭地软倒在地，倒在杨梵脚边。

杨梵从袖中又掏出一方锦帕，擦净手上的血迹，慢条斯理，悠闲自得。

忽然，他转头望向我。

我依旧目光涣散，表情木然，娴熟地弹奏。

「小刘，」他说，「皇上走了，你不用弹了。」

我停下来，手指又冷又木。

他随手扔了锦帕，朝我走来。石头幽蓝的光洒在他身上，像个……像个鬼。

「小刘，你刚才有一个音弹错了。」他语气随意。

「可能是有些累了，伺候皇上好辛苦啊。」我撒娇。

「那就休息休息吧，夫人辛苦了。」他揽住我，带我往外走。

那双刚刚沾满帝王鲜血的手，亲昵地握着我的手，给我传递温暖。

「小刘，你的手好冰。」

「累了，我累了。」

「那就好好休息。」

我们路过皇上的尸体。我踩到了他的血，脚有点软，但还是步履稳定地继续往前走。

走出净闻阁，几具血淋淋的尸体横在门口！

我绊了一下，杨梵扶住我，「小心……」

我溜了一眼那些尸体，是皇上带来的贴身侍卫。

我和杨梵手牵手走在月色下，很静谧的夜，我心里却闹开锅了。

弑君！杨梵弑君！

我看见了！而且是唯一一个看见的人……

这和北王府那些撩裙子掐屁股的事儿，完全不是一个性质了！

太、疯、狂、了！

他抹皇帝脖子那一下，稳、准、狠、快，一看就不是寻常人干出的事。

我不敢正眼看杨梵，但我特别想好好看看他，重新认识一下他。

我装瞎的水平已经不错了，可他装老实的水平不知道比我高到哪里去了……

当然，我得保持镇静，继续装瞎。如果杨梵知道我看到了他抹皇帝的脖子，估计他抹我的脖子，也会很熟练……

妈耶，好刺激。

皇上的死，悄无声息。大家都以为皇上又找个地方贪玩去了。

没有人知道那晚他来了杨家，知道的人都已经死了。

杨府里好几个下人莫名其妙失踪，都是那晚见过皇上的人。

吃饭时，我问杨梵：「明天是北王老太妃的六十大寿，咱们送点什么好呢？」

杨梵说：「寻常礼物可不行，不能让你在娘家丢脸，就把那块猫眼精石送给太妃吧。」

我感激地说：「谢谢小杨！」

第二天，杨梵却得了风寒，怕过病给别人，只能我自己去给北王太妃祝寿了。

走之前，杨梵给我嘱咐了一番，最后突然说：「小刘，皇上来过的事，你不要和任何人说。」

我笑道：「皇上来过啊？我没看见呀。」

杨梵捏了捏我的鼻子，宠溺道：「快去吧，早点回来。」

寿宴上，大家给老太妃轮流祝贺，当我把猫眼精石放到大厅中央时，引发了一阵小骚动。

泛着蓝光的石头，吸取了帝王之血，美得更幽异了。

最后，老太妃开始发表感言。

忆苦思甜了一番，她忽然提到自己失踪多年的小儿子，泣不成声。

「我的镒儿啊，你到底在哪里呀？娘有生之年还能见到你吗……」

北王刘皓侍立一旁，为母亲擦泪，一派母慈子孝的感人场面。

寿宴终于结束，我伸伸懒腰，准备回去。

这时，北王的贴身侍卫星耀来传话：「王爷想与夫人聊一聊。」

一身天青色锦袍的刘皓站在亭子里，风雅落拓，美男一枚。

我向他行了礼，他打量我一番，「音音，你胖了，看来小日子过得不错。」

我点头：「确实不错。」

刘皓神色微寒，语气变得冷淡了些：「说正事吧。这段日子你待在杨梵身边，有没有发现什么？」

发现了啊，发现杨梵把皇上宰了。

我回答：「没发现什么，每天吃了睡，睡了吃，有钱人的生活就是这样朴实无华且枯燥。」

刘皓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「听说你，小产了？」

「嗯。」

「音音，你不要生下杨梵的孩子。」

我要不是因为装瞎，现在就会对着他狠狠翻一个白眼。

「本王总觉得杨梵有问题，不像我们看到的那么简单。音音，你多留神留神，发现什么，就让身边的妙福传话回来。」

「是，我明白，天晚了，我得回去了，杨梵让我早点回。」

「……那你去吧。」

我转身欲走，他又叫住我：「音音，我会让你回到我身边的。」

「哦，谢王爷。」

回到家中，杨梵不在。

一般这么晚他不会出门，他是个老实人。

我炖了鸡汤，等他回来喝几口暖暖身。可等了许久，他也没回来，我困了，就先上床睡了。

他彻夜未归。

第二天清早，我起床时，看到杨梵坐在窗边喝茶吃饼。

「小刘，你起来了？来陪为夫喝喝茶。」

我在他对面坐下。

他递给我一块饼，我吃了两口，问道：「昨晚你去哪了？」

他不说话，从托盘里拿起一个白玉茶杯，斟满热茶，又从怀里拿出一个小瓷瓶。

当着我的面，他把小瓷瓶里的红色药粉倒进了茶杯里。

然后，把茶杯推到我面前。

「喝吧，小刘，露水泡的茶，很香。」

这一系列动作，他做得行云流水，意态安闲，还带着微笑。

我一下子明白了，杨梵在试探我，故意当着我的面下药，看我是不是真瞎。他对我起疑心了。

我咽了口唾沫，缓缓端起茶杯。

我必须当作什么也没看见，面不改色地把这杯茶喝下去。

可是这茶水血红血红的，剧毒无疑啊……

杨梵脸上的微笑已经消失了，面无表情地望着我，语气还是一如既往的温和：「快喝吧，已经有些凉了。」

我把茶杯放到嘴边，做出准备喝的样子。

又放下了。

「我想起昨晚熬的鸡汤还在灶上煨着，我去小厨房把汤盛出来。」

我起身，抖抖索索往外走。

我得跑路！

我早都摸查好了，小厨房后院有个暗门，可以直接出府。

可是走了两步，突然感觉头晕腿软。

奇怪，我刚才明明没有喝那杯茶啊！

我回头，看见杨梵嘴角有一抹莫测的笑意。

饼！是他刚才递给我的饼里下药了！

我一头栽倒，什么都不知道了。

醒来时，头很晕，眼睛很痛。

「轰隆隆——」一阵巨响。我惊了一跳，「啊！」

「没事，外面打雷呢。」是杨梵的声音，他很熟稔地揽住我的肩膀。

我摸索着四周，感觉像是在我和杨梵的床上，我们正在睡觉，像往常每一个夜晚一样。

「小杨，屋里怎么这么黑呀？」

按理说，外面的闪电应该把屋子照亮才对。这怎么黑得伸手不见五指？

杨梵说：「小刘，屋里点着蜡烛呢，因为你眼睛看不见，当然会觉得黑呀。」

「我……」

我睁大眼睛，把手放到眼前，什么都看不到。

眼睛感受不到任何光亮，只是刺痛。

我心里咯噔一下。

「杨梵！你对我的眼睛做了什么？」

「没做什么啊。」

「那我为什么看不见了？」

「夫人说笑呢，你不是一直都看不见吗？」

我瞠目结舌，感觉自己被狠狠坑了一把。

「我之前不瞎！是你把我弄瞎了！是你！」我疯狂地挥舞手臂，想打他。

他握住我的手腕，非常有力道，我动弹不得了。

「夫人可别瞎说，所有人都知道你从小就是个瞎子，怎么会是被我弄瞎的呢？」

我很绝望，「求求你，把我的眼睛治好吧，那晚的事，我不会说出去的……」

他凑到我耳边，低沉地说：「那晚的什么事？你想说什么？你一个瞎子，说出去的话会有人信吗？」

我蒙了。

这么多年，所有人都以为我是瞎子，如果我突然说我看到杨梵弑君，他还把我弄瞎了，别人只会以为我是个疯瞎子。

我掉进自己编造的谎言陷阱里，洗不清了。原来，撒谎是会付出代价的。

不过，比我更会撒谎的，是我身边这个人，我的夫君。

这个人，太太太太太阴险了。以前我一直觉得刘皓阴险，但跟杨梵比起来，刘皓简直就是纯洁可爱的小天真。

「小刘，你为什么发抖？很冷吗？」杨梵温柔体贴地把被子披到我背上。

「你到底想把我怎么样？」

「不怎么样啊，我说过，会一生一世对你好，我是个信守承诺的人。」

弄瞎我的眼睛，这叫对我好，啊？！

「小刘，刘皓把你弄到我身边来是什么目的，你自己心里清楚，你还一直装瞎骗我，真的很伤感情。」一副受伤的口吻，他倒成了受害者了。

「但是，我愿意既往不咎，和你从新开始。以后你安安心心做我的夫人，我对你也没别的要求，唯一一点，不许见刘皓了。」

我想用唾沫喷他一脸，啊呸，谁跟你从新开始！

但是，我默默把这口唾沫咽了，如果不想被他抹脖子的话……

「我什么都没告诉刘皓。」我委屈巴拉地说。

「我知道，不然现在就不会那么风平浪静了。小刘，这件事你做得很好，奖励你一下。」他冷不丁在我脸上亲了一口。

我吓得连连往边上躲，一屁股坐空，从床上翻下去了。

「哈哈，夫人你太可爱了。」杨梵笑得没心没肺。

接下来，就是暗无天日的生活。

真的是暗无天日，一片漆黑。装了那么多年瞎子，现在真成瞎子了。

失去的除了光明，还有自由。

我从北王府带来的人都被换掉了，刘皓安排在我身边的妙福，也失踪了。

不管我去哪里，都有人紧紧跟着。

杨梵还是像从前那样，每天都来陪我，跟我扮演恩爱夫妻。

只是，我们之间话少了很多，我也不再弹琴给他品鉴了。

有一次我问他：「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怀疑我装瞎的？」

他说：「那天晚上，你弹错了一个音。」

我知道他说的啥意思，那天晚上目睹他弑君时，我震惊之下弹错了一个音。就这一个音，把我暴露了。

「之前你装得很棒，我从来没怀疑过，对你满心怜惜。」他叹气，「唉。」

大概是叹息自己被渣女骗得好惨。

「不过，小刘，我很欣赏你，你很聪明。如果以前只是怜惜，现在我有喜欢你了。」

「别，求你别喜欢我。」

在当了十天的囚犯之后，杨梵说要带我入宫去给太后请安。

我被他盛装打扮一番，亲亲密密地抱上马车。

杨太后接见我们时，嫔太妃也在一旁。

大家东拉西扯了一会儿，杨太后忧虑地提到了皇上。

「这小子，太贪玩，又不知道跑哪里去了，半个月没见着人影了。」

好家伙，皇上都消失大半个月了，太后还以为他在玩呢。

也怪皇上自己，曾经创过两个月躲在青楼里醉生梦死的纪录。所以大家对他时不时的失踪已经习以为常。

反正朝政都被太后和权臣把持着，也不需要他这个傀儡皇帝。

「哀家有些体己话儿想跟梵儿说。」太后说。

我和嫔太妃识趣地退出来，嫔太妃跟我道了别，准备回去睡午觉了。

「太妃请留步。」

「杨夫人，有什么事吗？」

刚才从太后屋里出来时，我仔细留意了一下，没有人跟在我身边。杨梵这次进宫带的人不多，有两个守着马车，还有两个守在正殿门口。

我凑上前，低声说：「请嫔太妃帮我一个忙。」

「什么忙？」

我说出了自己的要求：避开杨梵的耳目，把我送到北王府。

嫔太妃觉得莫名其妙，「杨夫人，不知道你和大司马闹了什么别扭，但你们夫妻俩的事，本宫不方便掺和，抱歉。」

我问：「那不知道太妃和老北王的事，我方不方便掺和呢？」

接着是一阵尴尬的沉默。

嫔太妃：「你什么意思？！」

我：「如果先皇太妃和小叔子的风流韵事传出去，怕是……」

嫔太妃：「你瞎说什么！」

我可没瞎说。当年我是亲眼看见的，老北王把手伸进了嫔太妃的裙子里，嫔太妃满脸娇羞。

又是一阵沉默。

我听见嫔太妃重重地叹了口气：「好吧，你跟我来。」

「多谢太妃。我跟着太妃走，太妃可别想着灭口，否则明天这风流韵事就会传遍全城。」

嫔太妃笑道：「没想到你眼睛瞎，心眼倒是挺多。」

嫔太妃在后宫的地位仅次于太后，所以她没费多大力气，就把我偷渡出宫了。

一路很顺利地来到北王府，见到了刘皓。

刘皓很是意外，「音音，发生什么事了？」

我扑通一下跪倒，扯着他的袍角说：「王爷，别让我再回到杨梵身边了！」

「杨梵对你做什么了？」

「王爷答应不再送我回去，我就把皇上的下落告诉王爷。」

「……你知道皇上在哪？」

「是，除了杨梵，只有我知道。」

好一阵子，刘皓都没有说话。我耐心等他考虑。

「好，我答应你，把你保护下来，以后你和杨梵没有关系了。」

我重重吁了一口气，终于解脱了。

我说：「皇上被软禁在杨府。」

我告诉刘皓，上个月初九的晚上，皇上微服去杨府观赏猫眼精石，杨梵设宴侍驾，席间皇上让杨梵辞去大司马一职，杨梵突然发难，软禁了皇上。

「你确定？」

「我确定，我虽然看不见，但是都听到了。今天杨梵和太后把我支开，我猜他们是要商议废帝另立。」

「明白了。事态严重，音音，王府不安全，我送你去个更安全的地方吧！」

「王爷要送我去哪？」他这个安排出乎我的意料了，「又打算抛弃我吗？」

「不是的。」刘皓叹了口气，突然抱住我。

他以前从来没有抱过我。

「等我杀了杨梵，救出皇上，就把你接回来，再也不分开了。」

我回抱住他，第一次这么近地感受他的温度，「那我等王爷，王爷可一定遵守诺言。」

刘皓让心腹侍卫星耀把我送走。我不知道他们把我带到哪里去了，只知道是在一片山里。

「姑娘，这是王爷的别苑，很僻静，杨梵找不到你。你先在这里安顿一段时间，等尘埃落定，王爷就会来接你。」星耀说。

刘皓所谓的「尘埃落定」，应该就是除掉杨梵。更理想的情况，是顺便黄袍加身，圆了他一直以来的皇帝梦。

也许，到时候我能落个贵妃当当？

某天晚上，我躺在床上，回想我与刘皓的过往，也曾是一段浪子佳人的美妙故事，本来我可以一直守着他，如果杨梵不曾出现的话。

忽然，我听到外面有异响。

有人推开屋门走进来，在屋里逡巡了一会儿，只听其中一人说：「奇怪，这么晚了，人去哪了？」

另一人说：「嫔太妃有令，务必斩草除根，后面还有个院子，咱们再去找找。」

我躲在床下，大气不敢出。

直到外面听不到动静了，才战战兢兢爬出来，跌跌撞撞跑出去。

「人在这儿，追！」

他们发现我了。

我只能玩命地跑，在一片漆黑中抓住渺茫的生机。我的人生总是这样，稍稍看到一点光明，就会立即被更可怕的黑暗吞噬。

跑着跑着，脚下突然踩空，一阵天旋地转……

我想，我是从山崖上跌落下来了，身体似乎跌碎了，站也站不起来。

在地上躺了很久，时而昏睡过去，时而被痛醒，后来慢慢能站起来了。

我一瘸一拐，漫无目的地走，运气很好，找到了一片村庄。

村民暂时收留了我，帮我清理伤口，给了我一些吃的，然后又赶我走了。

我理解他们，他们太穷了，多一张嘴都养不起。天底下的钱，都在刘、杨、王、崔几大家族口袋里。

无处可去，又伤又盲，我一路流浪，落魄不堪。

我曾是乞丐的女儿，成为琴女，入了王府，后来变成郡主，进了豪门，做了杨氏的少夫人。

不久前，我还做起了贵妃梦。

然后老天爷一巴掌扇醒我，让我继承了父母的衣钵，又变回一个乞丐。

您别说，我每天乞讨的收入还不错。一个眼睛看不见的弱女子，总能赢得更多人的怜惜。

这一天特别冷，雨雪交加。我蜷缩在墙角，无言感伤。

我感伤的是，今天行人少，没讨到几个子儿，我该饿肚子了。

这时，我听到有脚步声，由远及近，最后停到了我面前

「好心人，行行好，赏小女子一点吃饭钱吧。」我弱弱地祈求。

那人没有说话，我也没听到铜钱落地的声响。

那人就一直站在我面前，风吹起他的袍脚，擦过我的脸。

我能感觉到，这是很好的布料。

我不敢抬头，把头埋得很深，犹豫了很久，试探地问道：「王爷？」

是不是终于「尘埃落定」，刘皓来「接我」了？

等了很久，我听到那人说：「小刘。」

我抬起头，冲着他露出一个自以为很无畏的笑容：「我这样居然都被你找到了，你是来灭口的吗？」

毕竟，我是唯一一个知道他弑君的人。

杨梵说：「小刘，在外面浪了那么久，浪够了吧？跟我回家。」

这一刻，我知道了，刘皓败了，最终的胜者，是杨梵。

当初我怎么会以为杨梵是个废物？真是瞎了眼我。

想了一下下，我还是决定跟他回去了。当个眼瞎的豪门夫人，总比当乞丐舒服一丢丢。

回去路上，他一直在嫌弃我：

「小刘，你好臭啊。」

「小刘，你头发上有虱子。」

「小刘，你脚上沾的是屎吗？」

.....

我也终于了解到，这段时间究竟发生了什么。

在我「告密」之后，刘皓策动王、崔两大家族前去「讨伐」杨家。可是把杨府翻了个底朝天，都没有找到被软禁的皇上。

就在此时，有人在北王府后院的池塘里发现了皇上的尸身。

王、崔两大家族立刻与北王划清界限，当晚，杨梵带着禁卫军把北王府团团围住。

刘皓杀出一条血路，消失在夜色里。北王府上百口人，却被封在王府里，整整一个月，饿死数十人。

年仅两岁的小太子登基，太皇太后杨氏垂帘听政，大司马杨梵辅政。

朝中再也没有人胆敢「欺负」杨梵了。

接下来，就有人劝杨梵，休掉北王府的瞎眼冒牌郡主，几大家族都眼巴巴想把嫡女嫁给他。

杨梵却跑了好远，找到了我这个乞丐，接回去，继续当夫人。

回到家里，我好好洗了个澡，洗出两大盆污泥。

杨梵亲自帮我篦虱，篦子轻轻梳过我的长发，我都怀疑他这么温柔，能不能把虱子篦下来。

他把我的头发往肩后拨，手指划过我的下颌，停在我的脖颈上。

他这双修长白皙的手，杀皇上就像杀鸡一样，那场面我至今难忘。

当然，如果这双手现在要杀我，也不会比杀鸡更难。

他站着一动不动，我坐着一动不动，形成了「僵持态势」。我的咽喉，就在他的指间滚动。

最后，他把双手绕到我胸前，将我整个环住，俯身吻了一下我的头顶。

「小刘，抱歉，刚才我一直在看镜子里的你，你真好，我都看呆了。」

梳好了头，换好衣服，杨梵带我去给他母亲问安。

杨老夫人很不给面子，直截了当问杨梵：「还留着这个女人做什么？」

杨梵说：「总归是我对不起她。」

从他母亲房里出来之后，我问他：「小杨，你哪里对不起我了？」

他的手轻轻拂过我的眉眼，「你的眼睛，确实是我的错。」

日子假平静了几天，真风浪就又来了。

刘皓在外地纠集了宗室人马，浩浩荡荡打回来了。

他坚称没有弑君，是被奸人杨梵陷害，要替天行道。

杨梵这两天很忙，白天不着家，晚上很晚才回来。

这天晚上，我比他回来得还晚，他问我：「小刘，你眼睛不好，那么晚跑出去干什么了？不怕黑吗？」

「小杨，再跟你强调一遍，瞎子不怕黑。」

「你就怕一下嘛，让为夫保护一下你。」

这一夜，我们都没睡着。

杨梵躺在我身边，呼吸均匀。但我知道他醒着。

刘皓已陈兵城外，明天就是大战了，成王败寇，在此一战。

「小刘，要是我败了，你会怎么办？」他忽然问我。

「我会放鞭炮，你做坏事终于得报应了。」

他笑了，「冤枉啊，为夫这辈子只做过一件坏事，就是弑君。」

顿了顿，他又说：「但我觉得我是做了一件好事，那个昏君多在位一天，朝政就会继续腐坏下去。」

「我就唯一对不起你。」他侧过身，揽住我。

很快，他沉沉入梦。

预想中的恶仗，第二天并没有打起来。

刘皓身边的侍卫反水，给他酒里下药，将他绑了，送到城门之下。

杨梵不战而胜。

但是，几大家族都不同意杀掉刘皓，理由是他弑君的罪名并未坐实，又是先帝唯一的兄弟，皇族血脉，岂能贸然诛杀？

其实他们都有自己的小九九。留下刘皓，就是给杨梵留下一根刺，将来能够制衡他。

为刘皓出兵的宗亲还在城外死撑，久久不肯撤兵，条件是释放刘皓。

为了安定人心，杨梵解封了北王府，还准许朝臣前去探望老北王太妃。

我跟杨梵说：「送我去一趟北王府吧。」

杨梵抓住我的手，用力捏了捏，又放开。

北王府里很热闹，杨梵的政敌都在这里聚集，仿佛终于找到了党组织。

我的到来，引发不小骚动。

主要是老太妃比较躁动。

她语气陡冷，指着我道：「把她赶出去，我不想看到杨家人！」

「太妃别激动，您想见儿子吗？」

太妃冷冷道：「我马上就能见到他了，不劳杨夫人费心。」

是了，他们正在商量催逼太皇太后和小皇帝释放刘皓的事。

太皇太后软弱，小皇帝懵懂，很容易被人左右。

「不不，太妃，我指的是您的小儿子，刘铭。您想见他吗？」

「……你，你知道铭儿的下落？」

「除了刘皓，只有我知道了。」

「真的？他在哪里？」

我清了清嗓子，对着在场众人说道：「三年前，刘铭被刘皓推进了井里。」

然后，我又补充了一句：「我亲眼看到。」

一阵静默之后，大家哄笑起来。

「哈哈，一个瞎子，她说自己亲眼看到？！」侍郎赵層笑得尤其欢快。

「谁说我瞎？」我目光炯炯地望向赵層。

他一愣，盯了我半晌，走过来，在我鼻子跟前伸出两根手指，
「这是几？」

我一巴掌呼到他脸上：「二！」

众人惊呆。

不给他们消化的时间，我立即抛出下一个重磅消息：

「刘铭就在后院池塘边的荒井里。」

「妖言惑众！」赵層恼羞成怒，「北王怎么可能杀自己的亲弟弟？」

「我倒想看看，铭儿是不是真的在那井里。」老太妃突然发话

我转头望向她，看不清她的表情，却能感受到她的悲哀。

「铭儿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，我死不瞑目。」她说，「挖井！」

王府后院池塘边的那口井，三年前就废弃了，井上盖了一块巨石。

我确定刘铭的尸体还在里面。因为这口井很深，凶手要想把一个成年男子的尸体拽上来，需要动用很多人力。王府人多眼杂，必然会暴露。

八个壮丁，用了两个时辰，把一具枯骨捞了上来。

那枯骨身上的衣服已经被水泡烂，没法从衣着辨认身份。但他头上戴着的玉冠，能证明他的身份——老北王的二儿子，刘铭。

老太妃当场晕了过去，过了一会儿又醒过来，开始号啕大哭，中气十足。这老太太就是皮实，之前封府一个月，下人都饿死了，她还长胖了。

刘锳的胸骨之间，深深插了一个金柄利刃。这把利刃形质特别，是当年刘皓封世子时，先皇赐给他的。

刘皓的杀弟罪名，坐实了。

一个连自己亲弟弟都杀的人，又怎么不可能弑君呢？

老太妃说：「刘皓那逆子我不要了，你们爱把他怎么样就怎么样吧。」转身离去。

剩下的人，也不好再替刘皓站台了，作鸟兽散。

刘皓的罪行，很快传遍都城。城外的宗亲听说了，也黯然退兵。

两天后，太皇太后下旨：赐死刘皓。

在死牢中，我见到了刘皓。

他还是那么清俊美好，一如我初见他时那个翩翩少年。

他与我对视，笑道：「音音，你厉害。」

对，我确实厉害。装瞎哪家强，没人跟我抢。

「这只是人家的一点小报复，谁叫你弄瞎我的眼睛呢？」我朝他眨眨我的大眼睛。

我知道，我的眼睛，并不是杨梵弄坏的。

那天，确实是杨梵在饼里下了药，把我药晕。他当时是真不信任我，怕我乱跑，把他弑君的事抖落出去。

我晕倒以后，他把我留在卧房里，让妙福看好我，就出去办急事了。

迷迷糊糊中，我感觉有人撑开我的眼皮，看到了一个模糊的人影，是妙福。

然后，我又沉沉睡去。

等我半夜醒来，就发现自己看不见了。

杨梵当时以为我在诓他，后来才发现，我的眼睛是真的被药伤了。

他立即请来大夫，为我医治。

好在治疗及时，几天后，我又能看见了，但视力还是受到了很大影响。远了看不清，夜里看不见，算得上半瞎。

为此，他一直很内疚，如果不是他把我药晕，别人也没有机会伤害我的眼睛。

这个「别人」，就是妙福，刘皓的心腹。

刘皓是出于什么目的弄瞎我？可能是他察觉我背叛了他，投向了杨梵？

没错，我确实选择了杨梵。

在我治疗眼睛的那几天，我与杨梵敞开心扉，表明了心意。

他愿一心一意待我，我也愿助他一臂之力。

成交。

接下来，我从宫里「逃」到北王府。因为是嫔太妃把我送来的，刘皓并未起疑。我装瞎说了一番瞎话，骗取了刘皓信任，把他引入了杨梵的圈套。

事情基本按计划进行，唯一一点小意外，是我被刘皓带到山里藏起来了，中途又被人追杀，坠崖。

杨梵崩溃地寻找我，找到我时，我都快靠装瞎混成丐帮帮主了。

刘皓兵临城下，将与杨梵决战的前一天晚上，他的侍卫星耀收到了一封信，署名杨夫人。

星耀来到信里约定的地方，见到了我。

我说：「星耀，这场仗，刘皓要是打赢了，你还得回去给老太妃当小白脸。」

星耀登时脸色惨白。

在王府做婢女时，我曾看到老太妃掐星耀的屁股，天天都掐。他对他的骚扰是家常便饭，星耀这孩子只能忍气吞声。

现在，他好不容易跟着刘皓出来了，摆脱了老太妃的魔爪，要是刘皓再打回去，当了皇帝，老太妃就成了老太后，星耀的日子真没法过了。

纠结了一会儿，星耀决定跟我干。

回到营中，他给刘皓的酒里下药，把他绑了出来，献给杨梵。

就这样。

刘皓扶着牢房墙壁，看上去很难过的样子，「如果我弄坏了你的眼睛，你就要我一条命……音音，知遇之恩，你都忘得一干二净了？」

「不不，王爷的恩情，没齿难忘。但是王爷杀我爹娘，我也忘不掉啊。」

当年，先皇和刘皓结伴去逛青楼。路上，我爹娘挡住他们的马车，请他们赏口吃的，小女儿快饿死了。

酒醉的刘皓一脚踢在我爹胸口，我爹立毙。我娘扑上去打他，被侍卫拦住，一刀砍成两段。

我就在一旁，睁着大大的眼睛。

进入教坊后，我就开始装瞎。我什么也看不见，什么也不知道。

此时的刘皓，露出困惑的表情，看来他不记得什么时候杀过我爹娘。

他这样的贵人，杀百姓跟捏死蚂蚁一样随性。

那就别怪我捏死他。

他在墙边坐下来，低下头，整个人像突然失去了力气，「音音，你走吧。」

我走出牢门，又回头，隔着铁门又看了他一眼。

最后一眼，来生不见。

其实，他也有对我很好的时候。

犹记得三年前，老北王妃生辰那天，我献曲一首，获得满堂喝彩。

宴会结束后，有个婢女把我叫到了后院的池塘边，然后她就跑了。

忽然有人从后面把我抱住，满嘴酒气地说：「楼空音，你好美。」

是刘铭。

我剧烈挣扎，呼救，他掐住我的脖子。

我快要窒息的时候，刘皓出现了。他跟刘铭打了起来，最后一刀刺进刘铭的胸膛，将他掀进了井里。

「音音，没事，我保护你。」翩翩少年如此对我说。

三年后，他却把我当做一个听话的间谍，亲手送到杨梵身边。

人心啊，我怎么看也看不透。

还是做个瞎子好。

回到家里，杨梵什么也没说，安静地抱了我很久。

「小刘，春天了。山茶花开了，我带你去看吧。」

「好，别再拿荒山忽悠我就行。」

「夫人眼睛雪亮，为夫坚决不敢。」

我们又来到那片山上。此时此刻，花海汹涌，艳野无垠。

我眼睛看不太清，却也能感受到这烈火烹油的美。

「小杨，等你退休了，咱们住到这里来吧。」

「还等退休？立马打辞职报告！」

「别，我还想继续当高官夫人呢，我还想你篡位，我来当皇后。你死了，我还想过把太后瘾。」

「哈哈，好，咱们就一起享受一下权力的美味。」

「真棒。」

(正文完)

刘皓番外

刘皓以前从不知道，瞎子也能有这么好看的眼睛。

他在教坊的花厅坐了很久，一直盯着那个弹琴的盲女。

肆无忌惮地欣赏一个陌生美女，却不怕她知道。这种感觉，真爽。

她的眼睛是圆圆的杏眼，瞳仁黑亮，大小适中。除了眼神茫然一点，完全看不出和正常人的眼睛有什么区别。

教坊的妈妈妈说，姑娘刚来教坊时，眼睛是好的，突然生了场大病，高烧三天，病好以后眼睛就看不见了。

刘皓顿生怜惜之心，问妈妈：「姑娘叫什么？」

「楼空音。」

楼空音，好美的名儿，好美的人儿，关键还是个瞎子，更有味儿。

他把一袋明珠撂在桌上，「这瞎美人儿，是本王的人了。」

刘皓没有让楼空音知道她是被他亲自赎出来的。他皇亲贵胄，看上一个琴女，这事儿传出去蛮丢人的。

楼空音到王府没多久，刘皓就把她留在了自己身边。然后他发现这姑娘眼睛虽瞎，脑子不笨，好像什么事都能看透，但该傻的时候又很会装傻。

真真一个冰雪聪明的美人儿，世间难得。

心里虽然火热，但刘皓一直对她保持着作为主人的矜傲。直到那一天，他看到喝醉的弟弟在池塘边占她便宜，怒气涌上脑门，冲了上去。

结果很惨烈，弟弟刘铭被他杀死。

他对着黑洞洞的井口，怔忡了很久。其实他很早就想把刘铭弄死，只是没想到这个梦想实现得这么突然。

他回过身，看到了楼空音。她站在不远处。一脸茫然，可怜巴巴，楚楚动人。

刘皓忽然之间丢盔卸甲，所有高傲都没了。在心爱姑娘面前，他变成一个纯粹的少年。

「音音，没事，我保护你。」他平静地说，仿佛刚才没发生什么事。

她绽出一个很轻很美的笑容，「王爷，真的谢谢您。」

刘铭失踪了，王府上下闹得不可开交。

关于刘诺之死，刘皓不确定楼空音到底知道多少。他杀刘诺的过程，她就算看不见，但肯定听见了声音。但她从来不问，从来不提，平淡若素。只是每次刘皓和她近身说话时，她的脸会红。

刘皓时常会想，这样一个姑娘，一辈子陪在自己身边，真的可以满足了。

这一年春天，老北王去世了，刘皓继承王爵。王府诸事繁杂，他比以前忙碌了很多，但心里一直在盘算一件事——等到秋天，老太妃生辰宴会上，他要宣布纳楼空音为如夫人。

这个想法，他没有提前告诉她，他想看美人儿到时惊喜的模样。

后来每每想起这个决定，他都极度后悔。为什么要等到秋天，为什么不快点娶她，一瞬的蹉跎，永远的错过。

初夏的某一天，闲得蛋疼的皇上来北王府唠嗑。

刘皓的妹妹刘嘉跟皇上关系好，扯着他的龙袍撒娇——

「皇帝哥哥，嘉儿不想嫁给杨梵……」

「哦？那就不嫁！」

刘皓在一旁笑道：「小丫头又瞎胡闹，皇上不用管她。」

皇上却一本正经地说：「朕也不希望嘉儿嫁到杨家去，朕迟早要办掉杨家，嘉儿嫁过去，只会受牵累。」

刘皓为难道：「可若是无缘无故取消婚约，只怕……」

皇上大手一挥：「那简单，婚约不必取消，你随便找个女的，当作郡主，嫁过去就是。」

皇上扶着下巴，想了一下，问：「刚才宴席上，那个弹琴的瞎女孩，给朕印象挺深的，叫什么名字？」

刘嘉抢答道：「楼空音。」

「就她了。朕下旨，封楼空音为北王府郡主，赐姓刘，择日下嫁杨氏。」

刘皓吃惊，「皇上，她不行！」

「为何不行？」

「她出身低微，眼睛又是瞎的，杨家怎能愿意？」

皇上阴恻恻地笑起来，「朕就喜欢干杨家不愿意的事。」

刘皓蹙了蹙眉，终究没再说什么。

主意是皇上出的，锅还得刘皓背。所有人都以为是他故意羞辱杨家，把郡主换成瞎婢女嫁给杨梵。

楼空音也是这么以为的，她气抖冷。

刘皓只能对她说：「你嫁过去以后，多留心杨家的事，把消息传给我。我们早点把杨家扳倒，我就能早点接你回来。」

楼空音说：「王爷，如果我嫁了，后面的事就由不得你选择了。」

刘皓只当她是气话。

但他没想到，她真的选择了杨梵。

她为了杨梵，彻底背叛了他，把他打入万劫不复的深渊。

他更没想到，她一直是装瞎。他喜欢的那个需要人怜惜、需要人保护的瞎女孩，只存在于他的想象之中。

不过他也做过对不起她的事。

她出嫁后怀孕，他指使妙福下堕胎药，打掉了她的孩子。

但她的眼睛，不是他让妙福弄坏的。

有机会、有动机弄坏她眼睛的，只可能是那个人——

杨梵。

而且杨梵下得去手。

死牢里，刘皓没有向楼空音澄清自己，他想，大概她心里什么都明白，但她故意忽视。她清楚杨梵是什么样的人，她还是宁愿与他合作。

她是个危险的女人，杨梵是个危险的男人，两个危险之人一起玩耍，才能玩得尽兴。

只是不知道最后谁能玩得过谁，谁又被谁玩。反正结局刘皓是看不到了。

楼空音来死牢之前，刘皓服下了毒药。她离开死牢时，他开始毒发。

他靠着墙边坐下，用尽全力对她说了此生最后一句话：「音音，你走吧。」

她隔着铁栏，哀然回望了他一眼，两人目光相撞的一刹那，全剧终。

（完）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